

“真狮版”《狮子王》中空间表征与自我认同

范楠楠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河南郑州 451191)

[摘要]《狮子王》向来被称为动物版《哈姆雷特》。人们常常把两部作品加以对比和分析,却少有人关注《狮子王》作为一部独立的影片背后的叙事艺术。辛巴在荣耀王国、大象墓地和热带雨林的生存空间的流转中实现了“我是木法沙的儿子”“我是无名之辈”“我是国王”不同的个人身份认同的嬗进,将掩藏于叙事艺术中对生命的哲学观呈现出来。这一后现代叙事手法将影片表述为个体在成长空间中呈现出的身份认同焦虑与和解的人类隐喻,反映了超越动画片局限而体现出人文价值哲理性的一面。

[关键词]《狮子王》;空间表征;自我认同

[中图分类号]J90;I10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11X(2026)05-0196-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05.066

[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美国导演乔恩·费儒执导的“真狮版”《狮子王》一经上映便轰动全球,首款预告片的24小时内的播放量高达2.25亿次,并最终11.95亿美元斩获2019年度全球电影票房亚军。本片改编自1994年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同名动画片,曾荣获多项国际大奖,在编剧、音乐、配音等方面均获得极高评价,堪称动画影史上的巅峰经典作品之一。它也是国内引用的首部好莱坞动画,俘获了众多中国观众的芳心。影片最大亮点是其里程碑级的CG特效技术,可谓完美复刻了这部迪士尼电影动画的震撼无比的视觉体验、富有哲理的经典台词以及气势恢宏的音乐盛宴。逼真细腻的画面制作令观众身临其境,仿佛置身于BBC拍摄的纪录片当中。《狮子王》向来被称为动物版《哈姆雷特》。人们常常把两部作品的主题、人物原型、角色或者情节加以对比和分析,却少有人关注《狮子王》作为一部独立的影片背后的叙事艺术。

如果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是哈姆雷特面对选择时对生与死的终极思考,那么回答“你是谁”这个问题是狮子王辛巴顿悟的转折点。探寻“我是谁”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自我身份的寻找和认同的过程。对于成长主题的叙事文本,艾布拉姆斯曾指出人物心智和性格的发展“需要经历一场精神危机,而这通常意味着看清自己在世界中的身份和角色。”这里的“世界”指的是主体成长所在的生存空间。福柯也曾论述过空间的作用:“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利运作的基础。”个体要在不同的空间内成长并构建出自我意识和身份。具体到这部电影,空间架构的表达对人物和情节的刻画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本文试图以影片中的空间表述和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视角,分析辛巴对自我身份探寻的过程,探讨童年辛巴在家园空间中的理想自我如何幻灭,逃亡到热带雨林后如何与自己达成和解后走出身份迷失的困顿,以及回归后的辛巴的身份认同与“生生不息”这一电影主题有何关系。

一、“我是木法沙的儿子”——家园空间里的身份异化

麦克·克朗认为,家园是给人的归属和安全的空间,但同时也是一种囚禁。《狮子王》从辛巴的家园——荣耀王国开始讲述,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安稳的家园环境对热爱冒险

的小辛巴是一种约束,由此而引起的身份焦虑令他急于去证明自己的能力。

在辛巴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木法沙生前一共和他进行了两次对话,对辛巴的自我身份的塑造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第一次对话中,小辛巴知道了自己是“未来的国王”这一身份。木法沙传授给辛巴如何成为真正的万兽之王的治国之道。木法沙认为真正的王者应该给予而非掠夺。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狮子必须掌握自然界中微妙的平衡,尊重所有的生命,“生命的循环”这一主题体现出狮王木法沙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的人生观。在这场对话中,小辛巴对管理荣耀王国的这个身份还有点受宠若惊,对责任感和生命观还似懂非懂,对禁忌之地却充满极大的好奇。

“未来之王”的身份是辛巴在家园空间场域内强烈的诉求。克朗认为,为了证明自身的价值,男性主人公总是有意无意地进入一个男性的冒险空间,这些经历会最终证明他们的文化身份。因此,辛巴为了证明自己是有足够的能力与“狮子王”的身份相匹配,大象墓地成为了辛巴探寻自我认同的冒险空间。然而,这个由父亲木法沙和母亲沙拉碧构筑的荣耀王国并不是辛巴顺利登上王位的温馨家园,辛巴的王位继承权也正在被阴险的叔叔刀疤所觊觎。叔叔刀疤利用了小辛巴的争强好胜的性格和渴望被认可的心理,诱骗他去大象墓地冒险。影片借助色彩明暗的变化来暗示着辛巴身处险境,危机四伏。大象墓地到处充斥着阴森恐怖的元素——随处可见的大象尸骨,冒着热泡的岩浆,悬崖上偶尔掉落的碎石和一闪而过的黑影。岩洞的阴影地带是被木法沙警告过不能踏足的禁忌之地,这是凶残贪婪的鬣狗被驱逐出荣耀王国的苟活之地。随同的娜娜一直提醒辛巴回家,然而辛巴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反而被激发了冒险的斗志。然而辛巴这次的冒险不但未能成功证明自我,反而险些丢了性命,所幸木法沙的及时相救使他们转危为安。

木法沙为了教育辛巴,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影片中有个特写镜头,就是辛巴走向父亲的时候自己的小脚印踩进了父亲木法沙的大脚印上,小辛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父亲木法沙的勇敢、强悍和威严是他自我理想的镜像,

收稿日期:2025-9-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河南省民办教育调研课题“‘GAI+OBE’赋能民办高校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MY20250136)。

作者简介:范楠楠(1985—),女,河南舞钢人,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他很想证明自己可以成为像父亲一样勇敢的狮子王。木法沙却告诉他,真正的勇敢不是不顾一切的莽撞,要考虑后果和责任,勇敢和责任紧密相连的两个要素。辛巴渴望和父亲永远在一起,木法沙又很智慧地谈论起了死亡的话题。木法沙说那些星星就是已过世的伟大的国王,他们的灵魂在天上一直引导着大家前进。表面上木法沙在讨论着死亡的话题,实际上是一种家族信仰的传承,也呼应着“生生不息”的主题。辛巴和父亲非常重要的两次对话完成了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的萌芽阶段。未经历风雨的小辛巴这时虽听不懂,也看不见天上那些逝去的先贤们,父亲的这番话却牢牢地刻在了他的心版上。

懵懂的辛巴对父亲木法沙的内疚被刀疤再次利用,最终导致父亲死亡。刀疤将辛巴骗至山谷练习“狮吼”,结盟鬣狗预谋了一场角马群失控的骗局,最终导致木法沙在山谷中为救辛巴“意外”跌崖惨死。叔叔刀疤恐吓辛巴,称他为“害死国王的儿子”“死去国王的孩子”,最亲密的亲人离世已经是对辛巴巨大的打击。如果说安稳家园的约束和冒险活动的失败是他身份焦虑的隐性触媒,那么这弑父的罪名对辛巴来说是几乎致命的,使他彻底对自我否定,给辛巴造成了极大的身份危机。他被迫离开家园和亲人,开始了逃亡之路。

透过家园空间可以看出,空间对身份的塑造是逐级升高的。辛巴为了证明自我价值,不顾父亲的叮嘱与告诫,只身冒险大象墓地,险些成为土狼们的晚餐,又想以一己之力补偿父亲而再次被叔叔刀疤利用,致使父亲被叔叔谋杀的悲惨结局。影片以家园空间为中心,力图表达出身份塑造中的价值观的内化过程,同时辛巴的逃亡经历凸显了重塑自我身份的主体性的必要性,也是自我精神救赎的实现必要条件。

二、“我是无名之辈”——他者空间里的身份重构

逃亡异乡是一种分裂的体验,意味着与熟悉的家园环境和信仰分裂,移居到完全不一样的他者空间当中。萨义德指出,流亡是个人与故土、自我与家园之间无法愈合的裂痕,这种令人不安的恐怖体验“如同死亡,但却少了死亡的终极仁慈,它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无法从传统、家庭和地理中得到滋养”。辛巴与荣耀王国家族之间的物理隔绝是身份解构的主要原因。这是侥幸逃过追杀的辛巴陷入到自我麻木和迷茫的一段时期,身处偏远宁静山谷的他似乎找到了一种能够自洽的身份,这片栖息地似乎也作为他对家园的心理代偿。这种情感使他对异国他乡产生了心底之体认。所以,当娜娜找到山谷里恳求他返回荣耀王国时,他说“这就是我的家”“我就在园里”。克朗指出:“我们简便地运用空间总结其他群体的特征,根据其居住地对‘他们’进行界定,又根据‘他们’对所居住地进行界定……这种身份认同以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建立了起来,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作‘他者化’。”空间是定义他者身份的重要手段。两者几乎是同构关系。如果说当初他冒险于大象墓地和峡谷的经历是理想的我对“未来之王”这一身份的探索,那么如今靠吃虫子生存在“无规则”“无责任”的山谷中的辛巴则处于一种无我的状态。这隐喻着父亲的离世使他对自我镜像完全否认。因此,他需要新的生存环境中找到能够使他生存下去的心理支撑,而疣猪彭彭和獾丁满的生活方式正好满足了他这种心理支撑,并给他了一定的心理慰藉。而童年伙伴娜娜和山魈拉飞奇的相继到来最终协助辛巴完成了身份重构。

疣猪彭彭和獾丁满无疑是辛巴身份重构过程中的启蒙者。他俩信奉的座右铭是“Hakuna matata”,在斯瓦西里语中,Hakuna matata意为“没有烦恼,无忧无虑”。接受新的世

界观和人生观隐喻着辛巴理想自我的身份解构和分裂。彭彭和丁满救了辛巴的性命,还教会了他唱这首同名歌曲,也教会身心俱疲的他放下过去,走出死亡的阴霾,坚强快乐地活下去。这和辛巴之前学的确实不一样。父亲告诉他要负责任,承担后果。而从现在开始,他可以不因为自己是弑父凶手而自责,也不为丢失王位而羞愧,而是轻松自在地活下去。这首歌曲后半段辛巴已长大成人,影片中特意增加了一段辛巴沉溺于歌唱这首歌曲当中不肯停下来的镜头,这首歌曲作为一种新的信仰,一遍遍刷新着辛巴的人生观。辛巴早已不是那个迫不及待登上荣耀石的王子,三次走过死亡的幽谷使他理想自我完全崩塌,他不再是自负的王子,他把被抛弃的自我压抑在灵魂深处,变成了一头无欲无求的食物链底端的“素食”动物。然而热带雨林不是真正的家园,并且无法掩盖他是“狮子”的事实,成年后的辛巴俨然早已长成父亲木法沙般体格健硕的模样,当时那个奶声奶气的猫叫似的声音也变成了震天狮吼,除了彭彭和丁满,他会吓走其他的小动物。辛巴否定了原有野生动物界食物链中的自我身份,又不能重新准确定位自己,由此产生出辛巴的主体迷失和身份错位。而与好朋友彭彭和丁满的一场关于星空的对话却让辛巴临时虚构的身份瞬间崩塌。在辛巴的心理空间内,父亲的缺席和讨论时的失语暗示着他对国王身份的消极否定。对辛巴而言,他从荣耀王国逃离后,这场对话注定毫无意义,“死去的国王守护我们”的信仰也终将成为大家的笑话,辛巴只能陷入无力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当中。

娜娜是辛巴自我身份重塑的关键人物之一。娜娜带着拯救国家的使命逃出荣耀王国寻找帮助,却意外遇见辛巴。娜娜竭力劝说辛巴返回荣耀王国对抗叔叔刀疤和鬣狗的残暴统治,但辛巴内心对父亲的死仍无法释怀,不能回去夺回王位的原因也难以启齿,因此娜娜失望离去。这次的不欢而散促使辛巴心底开始自我反思。娜娜是辛巴青梅竹马的玩伴,面对刀疤和鬣狗的霸权没有屈服,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出逃寻找外援。娜娜是辛巴自我理想的镜像,敢于直面困难,勇于承担责任,尽心完成使命。娜娜与辛巴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而无法交流,隐喻着此时的辛巴与自我理想之间难以协商。

此外,山魈拉飞奇是指引辛巴重生,实现精神救赎的最关键人物。拉飞奇是整部影片中的灵魂人物。虽然戏份不多,在森林里时隐时现,但每一次出场都是影片情节中的重要节点。他是荣耀王国的祭司和牧师,肩负着整个家族的信仰传承的重任。他是辛巴的出生与重生的见证人。辛巴既无法返回家园夺回王权又不能完全融入热带雨林成为真正的素食动物,这时拉飞奇出现了。面对“你是谁”这直击心灵的一问,辛巴称自己是“无名之辈”。辛巴的回答是他现实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他没有自我身份。叔叔刀疤对王位的篡夺打碎了辛巴的“狮王梦”,这看似合理的残酷现实逼迫他否定自我来逃避过去,居住在没有归属感的热带雨林,他的身份是“悬空”的,是被叔叔剥夺了的,他迷失在自我身份的困惑中。辛巴被拉飞奇引到湖边,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倒影又变成了父亲。与哈姆雷特不同,木法沙并没有告诉辛巴他被害的真相,让辛巴埋下复仇的种子,而是依然用父爱和辛巴进行了一场心灵对话。影片对父子生死重逢的拍摄非常震撼。木法沙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隐喻着父亲木法沙死后复活升天变成一颗明亮的星星,国王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辛巴,呼召着他去完成他在荣耀王国的使命。而辛巴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木法沙的儿子,满是羞愧和自责,他不饶

怨自己的过失。木法沙却丝毫没有责备他,以永恒的父爱解绑了辛巴内心的自我否定,帮他找回了自我,踏上了回归家园的路。

热带雨林是他者空间,在这里辛巴有了新身份,这代表着辛巴个体身份的分裂与解构。疣猪彭彭和獾丁满的乐观的生活态度帮助辛巴忘记过去;娜娜的质问让辛巴开始反思自我身份;“你是谁”这个问题的顿悟让他的身份回归:他不是无名之辈,他是木法沙的儿子,他叫作辛巴——荣耀王国王位的唯一继承人。不再进退维谷的辛巴决心离开热带雨林,回归大草原去夺回王权,拯救国家。逃离权利中心到回归权利中心的生存策略提供了在丛林空间中身份重构的可能性。在热带雨林中,辛巴在完全陌生的空间长大成人,在孤独与痛苦中找寻世界与自我两者之间关系的过程。逃亡在某种意义上提供给了辛巴成长的必要性。带着使命重返荣耀王国,必然是王者归来。

三、“我是国王”——荣耀王国里的身份回归

辛巴再次回到了阳光照耀下的大草原,看到的是满目疮痍,万物凋零。从影片的叙事结构来看,从荣耀王国到热带雨林再回到荣耀王国的空间之间的转换形成了一个闭环。除了开头和结尾的空间相互呼应之外,影片的主题曲和对话中也呈现出“环形”这个表意符号,与彭彭和丁满的“线形”哲学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循环”哲学观是相信草原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息息相关、周而复始的。尤其是影片对辛巴的“一撮狮毛”的奇妙之旅的特写,是对“循环”这个主题最直观的诠释。这撮狮毛经历了风吹、水流、鸟送、兽吃,形成粪土后被屎壳郎运走、蚂蚁扛走,最终才到了拉飞奇手里。辛巴的回归不仅是国王身份的回归,也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对“生生不息”这一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继承。

回归后的辛巴被母亲沙拉碧误认成木法沙,直接与刀疤正面交锋。然而,刀疤再次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试图逼迫辛巴为木法沙的死负责,诬陷他为“杀害父亲、抛弃母亲的儿子”步步相逼。辛巴顿时陷入自我否定,羞愧难当,再次试图放弃王位的争夺。直到刀疤以弑父凶手的身份暴露,辛巴心底积压多年的愧疚与羞耻顷刻轰然消散。心里对狮王这一

身份的认同终于实现,在复仇、控诉和鸣冤的各种情绪下,奋起反抗。辛巴携手娜娜带领的狮群,还有彭彭、丁满和拉飞奇一起对抗刀疤和鬣狗的残暴政权。刀疤最终被辛巴一掌击落,跌下荣耀石后,被鬣狗撕吃而死。随后迎来一场倾盆大雨,洗刷了整个荣耀王国,顿时一切恢复如初。

辛巴重新登上荣耀石标志着自我身份的回归。回归后的辛巴秉承了父亲的狮王精神,竭力履行自己的使命。自此,真正的狮子王继位。辛巴的身份认同不仅意味着他个人找回身份的归属,也是由辛巴领导的新的政治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集体记忆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获得每位成员的尊重,也使影片主题得以升华。

四、结语

这部影片唤起了观众对《狮子王》经典之作的回忆,透过辛巴生活的地理空间的流变与个体身份的嬗进讲述了他不同阶段的成长过程,将掩藏于叙事艺术中所呈现出来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呈现给观众,让观众通过辛巴对自我身份的探索来对生与死进行思考,是选择及时享乐还是对生命保持永恒的盼望的这一哲学范畴的终极思考,这也是《狮子王》超越故事表层叙事的局限具有人文价值的哲理性的一面,对生命的思考也是值得探索的。

参考文献:

- [1]米歇尔·福柯,等.福柯专辑:空间与权力[C]//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包亚明,主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2]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3]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 [4]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M]. Boston: Heinle & Heinle, 1999.
- [5]Edward W.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s Self-representation in the Live-action Adaptation of *The Lion King*

FAN Nan-nan

(Zhengzhou Shengd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Abstract: The movie *The Lion King*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the animal version of *Hamlet*. People often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two works, yet few of them study the narrative art of *The Lion King* as an original story. Simba, the lion king, undergoes an evolution of distinct personal identities through his experiences in three distinct habitats: from “son of Mufasa” in Pride Lands, to “a nobody” in the elephant graveyard, and finally to “the king”. In doing so, it reveals a philosophy of life embedded in the narrative’s artistry. This post-modern narrative technique presents the film as a human metaphor for the anxiety and reconciliation of identity in the individual’s growth space, reflecting a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with humanistic value that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animation.

Key words: *The Lion King*;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self-identity

(责任编辑:范新菊)